

喇嘛山纪事

凌喻非

JINGYACONGSHU

5



1247.5

3246

3

喇嘛山纪事

凌喻非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98年·重庆



B

526823

责任编辑：王 飞

封面设计：李 筱

凌 喻 非 著

喇 嘛 山 纪 事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《重庆长江二路305号》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3 字数217千
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450

ISBN 7-5366-0518-8/I·106

定价：2.30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包括三个中篇。

《喇嘛山纪事》描写老一輩水文工作者在山区艰苦创业的感人事迹。《大漠草原的鸳鸯谱》构筑了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，浪漫而色彩绚丽。《独身改变奏曲》写机关改革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反映了变革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浪花。

作品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。

编辑例言

在六十年代,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《萌芽》的精神,造成大群文艺新战士,《萌芽》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。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,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《萌芽》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《萌芽丛书》外,还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。

第一、《萌芽丛书》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,介绍文学新作,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。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,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,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,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
第二、《萌芽丛书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积极解放思想,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,坚持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。

第三、《萌芽丛书》以出版中、长篇小说为主,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、诗歌集,并且选编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,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成集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,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,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,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。我们坚信,在党的领导下,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,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目 录

喇嘛山纪事.....	(1)
大凌草原的鸳鸯谱.....	(112)
独身楼变奏曲.....	(244)

喇嘛山纪事

嫩江涨大水了！

嫩江下游总控制站——喇嘛山水文站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洪水考验。可是，在水文同行的心目中，喇嘛山水文站那位被称为喇嘛的站长陈超，是有能力征服任何洪水的。然而，出人意料，这里却出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事故。这事出在年轻的水文工作者赵波身上。因为那时，在赵波的心里也有一场洪水在泛滥。

那是八月的一天，秋风和着江水呼啸，简直像要把嫩江翻个个儿，空气中飞溅着清凉的水星，打得人直打冷颤。看着那一望无际卷着白浪的江面，赵波感到像要天翻地覆了似的。还没等上船，他就有点头晕目眩了。今天他被分到第二测洪组，乘敞篷机船去四道江，风吹浪打那是在所难免，如果测得不好，还要住在对岸，在低矮肮脏散发着腥臭的渔房子里过夜。臭虫、跳蚤、虱子一齐向身上钻，咬得你睡不好

觉，而且它们还顽固地栖在你身上，多少天也洗不净抓不完……想到这些，他的头晕得更厉害了，像整条江都在他脑海里翻滚。他把测具放在河岸上，闭上眼睛，他怕看到那向他吼叫的江面。

“怎么，赵波？不舒服吗？”站长陈超问他。

“头晕。”赵波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。

“你留下值班，让老程上。”

赵波很不自然地把救生衣脱下，递给老程。老程也随手把观测兜交给赵波，之后狠狠向他翻了一下白眼。赵波低着头装作没看见。只有陈超才理解那白眼的真正含义，因为他初到喇嘛山时，曾不止一次地领教过这白眼，那真比针扎了一下还不好受。

赵波可顾不得理会这些了。他默默地走到水尺跟前，看一下表，八时整。他开始观测水位、水温……做好观测记录后，又望一眼那翻滚的江面，两只测船像摇车一样颠簸在汹涌的波涛里，一群灰白的“打鱼郎”在他的上空拉着长声鸣叫，那样子像是在讥笑这个仪表潇洒、脸型俊美的青年不敢上船似的，叫得赵波心里好不自在。他顺手捡起一个土块，狠狠地向空中抛去，可那群水鸟像有意和他作对，并没飞走，更变本加厉地上下翻飞嘶鸣着。赵波被激怒了，他又捡起两个土块，终于把那群水鸟打散，像一个胜利者，转过身来，面向高高的陡坎——那被洪水冲断了的喇嘛山半壁。在裸露的黄土断层中，一排石阶像天梯似地通向坎上。他踏上石阶，懊丧地向上走去。这一百四十四个阶梯，他已走了近两年

了。刚到喇嘛山时，他看到这黄山绿水、天梯小路别有一番风味。在碧波荡漾的轻舟上测量，更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一切都是那样新鲜……可是，经过了两个冰雪迷漫的严冬吹打后，已把他那仅有的一点热情消耗殆尽了，他天天数着这走不完的阶梯……

走完天梯后，是一条穿过喇嘛山的羊肠小径，曲曲弯弯通向水文站的庭院。别看这条小路窄，却被开辟了三十多年，路面给踩得像石头一样结实。路边长着青青的小草，一切都保留着原始自然的情调。赵波初到这里时，愿意踏上这小路：山是光秃秃的，只有几株刺梅树，心里感到非常开阔。还有那寂静幽深的小院，四周围着经过精心修剪的墨绿的矮树墙，院内是深浅相间的菜圃。菜圃中间是乳白色围栏的观测场。庭院尽头是一栋红色的砖瓦房，墙壁上用白粉写着一条醒目的标语：“在大洪水面前，要做一个拉得出、挺得住、测得到的水文战士。”据说那是陈超在一场大水后着意精撰的，每到汛前他都要精心粉刷一次。一切都显得那样整洁、幽静……每年春天，陈超就领着大家种植院内的菜圃；初夏又精心修剪树墙。他是那样认真细致，而又津津乐道地经营这里的一切。赵波不但没有那种兴致，甚至感到多此一举。在赵波看来，陈超对这里的一切简直着了迷，真是个名符其实的喇嘛。每想到此，他心里都要打个冷颤……

他回到办公室，把观测兜往桌上一摔，走到关系曲线图前，用铅笔在图上查找流量……唉，枯燥的环境、枯燥的数字，像时钟一样规矩的生活，再加上那喧嚣的洪水，真是个

难以忍受的世界……

“叮叮叮”邮递员的车铃声打断了他纷乱的思绪。

“有我的信吗？”赵波匆匆把查出来的流量写在电报簿上，迎到门口。

“两封，挂号！”年轻的邮递员举着信。

“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佳音！”赵波一扫沉闷情绪，放下电报簿去抢信。

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。

“别激动，先去接电话。”邮递员把信背到身后，打趣道。

赵波拿起听筒：“哪儿呀？——报房。要电报？好，我给你念：14001 09080 39485 46851……收报地点：十二个地方……”他放下电话，冷不防夺过邮递员手中的信。

“是女朋友来的吗？”邮递员问。

“至少有一封吧！”

电话铃又响了。赵波不耐烦地拿起听筒，“哪儿？——报房。复诵一遍？——不用了。”他放下话筒，可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，“我说不用复诵了，怎么还摇？”他又狠狠地放下听筒。

“复通电报，这是制度。”邮递员说。

“真繁琐。”赵波兴致勃勃地举起右手拿着的信说：“这封是爱情，”又举起左手，“这封是前程。你说，应该先看哪封？”

“当然要先看爱情喽！”

“那太渺小了，应该先看前程。”

“你还真有点雄心壮志！——我看你还是先给我签个字，咱们好各奔前程。”邮递员把投递单放在桌上。

“我求求你，等我写封回信捎走。”

“明天再邮吧。”

“这信事关重大。我的工作调转问题，人家要我尽快去一趟。怕站长不给假，先写封信告诉一声。”赵波已铺上信纸。

“你对工作要这样热心就好喽！”邮递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赵波拿腔做势说：“工作也不坏嘛。不信你来试试看。坐在船上，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。滚滚的恶浪，无底的深渊，一不小心，生死就在眼前！”

“你还一套一套的呢！”

“这是经验的总结。”赵波把信封好，递给邮递员。又拆开另一封信。

“这回可不等了，表白爱情，千言万语说不完。快给我签字吧。”

赵波只好签了字。邮递员一溜烟走了。

赵波坐下来，刚要看信，电话铃又急躁地响了。他气汹汹地拿起话筒，不由分说地喊着：“不复诵了！怎么还摇？”这回他索性把话筒放在桌子上。

大概是两封来信使他的情绪过于激动，加之这电话铃声又搅得他心绪不宁，赵波竟没听出电话里查询的女同志正是他的女朋友韩星。

韩星是他在水电学校时的同学。两年的学校生活把他们的感情连在一起了。赵波是校团委宣传委员，韩星是一个既有激情又有文采的共青团员，作诗演戏都少不了她。自然和这位潇洒的宣传委员打交道较多。他们谈吐随便，往来频繁。在毕业前不久，表白了爱情。毕业前夕，校党委审批赵波的预备党员问题，派人跟他谈话，对他说：“你们是打倒‘四人帮’后的第一届毕业生，是很光荣的，但任务也将是艰巨的。校党委希望你能经受住组织考验，到艰苦的地方去，把自己锻炼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……”从心里讲，赵波是没有到艰苦的地方去的思想准备的。他觉得凭自己的政治条件，满可以留在省城的某些科技部门，作为新时期的一個苗子得到培养重用，可以毫无疑问地青云直上。他万没想到会动员他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。他没有立即作出答复，请求组织允许他考虑考虑。他去找韩星商量。

韩星看出赵波的复杂心理。他既怕丢了党票，又怕到艰苦的地方一去不复返。或许，还怕这会给他们的爱情制造障碍。韩星可不是朝三暮四的人，她毫不犹豫地阐明自己的观点，“打倒‘四人帮’一年了，形势变化很大。不能用过去的老眼光看待前途和进步了。现在正在批判‘双突’，批判空头政治，号召青年人扎扎实实地做新时期的排头兵。到艰苦的地方去，这是组织在考验你，我看应该听从组织分配。”

“那，你呢？”

韩星一甩长辫，“我？——当然也要听从组织分配了。可惜我还不是一个预备党员。”

“我，唉，真……”赵波脉脉含情地看着韩星。

韩星心里热乎乎的。她不但对爱情充满着浪漫谛克，对那远离城市的水文站也想入非非，觉得那也许会给爱情蒙上一层朝暮相盼的神秘色彩，唯有追求到的东西才更珍贵，更令人向往。因此她一语双关地说：“咱俩都要经受住考验，经不住考验的东西也就不值得追求了，你说是吗？”

赵波抓住韩星的一只长辫，激动地说：“应该经受住考验，一切都应该经受住考验，一切。”他触到了韩星脸上散发的热烘烘的气息。他想去亲吻那白净的面颊，但看到韩星那单纯肃穆的神态，他打消了那不轨的念头。他们静静地伫立着，像一切都停滞了似的。

赵波深深领略了爱情的鼓舞力量，他更是看出那张党票的真正价值。他向组织表了态。就这样，他便以一个预备党员的身份来到喇嘛山水文站。

喇嘛山地处荒凉，人烟稀少。也许除了水文工作者，再不会有什么人能看中这个地方了。这里离县城五十华里，离最近的屯子也有八里。

韩星呢？却被留在省水文总站水情科。事后她才知道，这是赵波为她上下通融的结果。有人说赵波做了一件蠢事，把女朋友留在省城自己去边远测站，最后恐怕要落个鸡飞蛋打的。事实却恰恰相反，韩星为赵波的慷慨大度行为所感动。虽然她曾为那些有山有水的水文站异想天开过。可多数人对那些地方是有足够了解的。有人说，要是去那些地方野游观光，当然会感到新鲜，甚至留连忘返，要长期工作在那

里，真得像出家人一样，横了一条心……韩星不但觉得赵波把她留在省城是有远见，甚至对赵波去喇嘛山也有点牵肠挂肚了。因此，她更想念赵波、更爱赵波，她经常给他来信，向他表白那永不退热的爱情……

现在，赵波在那使他不愉快的电话铃声和话筒里韩星的激怒的喊声中，读着韩星那甜言蜜语的来信，已有几分陶醉了。韩星在信中非常详细地询问喇嘛山的情况：断面的位置、河上的景色、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站长的脾气秉性……最后她问到赵波的入党转正问题，这是她最关心的事了。她告诉赵波，她正在省防汛指挥部打官差。

赵波和往常一样，对韩星对喇嘛山表现出的热情和兴趣持冷淡态度。他铺上信纸想写封回信，可写了几行又撕了，他可没有闲情逸致去描述那些东西。他觉得那些东西应该留给地理学家去研究。他倒想向她报告那个富有爆炸性的消息——调回省城。可又一想，那也大可不必。反正他很快就会和她见面，他要亲口告诉她那震动心弦的消息，亲眼看看韩星那惊奇的神态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嘴角掠过一丝甜蜜的微笑，似乎看到了韩星听到这消息后的激动情形：她一定把两只长辫一甩，涨红了双颊，闪着明亮的眼睛，反覆地自问自答：“真的吗——你骗我！”

话筒里那愤怒的喊声并没有惊扰赵波那想象的翅膀，他轻声地哼唱起来：

你呀，我的小鸽子呀

请你留在我身旁
一起航行在蔚蓝的海洋
也一同去异乡
你呀，我的小鸽子呀
我是多么地爱你
多么渴望透过那波涛
听到你歌唱……

他轻轻地摇着头，有节奏地顿着脚……

时近中午，陈超匆匆地走进来。他放下测具，直奔桌子上那个不安静的话筒。“怎么把话筒放在桌上？”

陈超拿起话筒，“我是喇嘛山水文站。你是哪儿？——省防汛指挥部？贵姓？——韩星。什么事？——查询早八时电报？好，你念吧。”陈超操起电报簿，用笔一组一组地点着，“嗯，嗯，……什么？——水位一三九点四八？不对！应该是一三九点一八。流量——？都错了！怎么搞的？……”

听筒里韩星在喊：“谁知道你们怎么搞的？还来问我？岂有此理……这一错可非同小可，超过了警戒水位！整个哈尔滨市都进行了紧急动员，面粉都上了大堤！省领导不断来电话催问……”

陈超惊诧地：“啊——！”

韩星那愤怒的声音继续喊道：“汛期你们三类电话，为什么不派专人值班？整整一上午没人接电话，真岂有此理！还先进测站呢？成天喊水文是水利的尖兵，是防汛耳

目，是领导参谋……”

陈超激怒地听着韩星的训斥，什么也说不出……

话筒的声音继续响着：“省领导让你们把事故的原因用电报报上来，随后寄来书面检查……”

陈超“啪”地一声放下话筒，转身对赵波说，“马上发更正电报！”他竖起连鬓胡子，忿忿地看着赵波，像要说什么，可他终于没开口。他走到办公桌前，坐下来，拿起笔，斟酌词句地赶写书面检查。

赵波从陈超拿起话筒后，就木然地站在那里，听到韩星的喊声他额上沁出了汗珠……他拿起笔，重又走到水位——流量关系曲线图前，颤颤巍巍地去查找相应水位上的相应流

二

喇嘛山水文站在汛期大检查时，被一致推选为全省测验设施标准化和测报质量无差错的先进测站。这是站长陈超带领全站七名职工苦干几年的结果。现在却出现了空前的大错。

赵波觉得自己造成的这个事故等于给这个先进典型抹了黑，直接损害了陈超的荣誉和威信。因此，当他听到韩星那愤怒的叫喊声，看到陈超那副煞神似的模样，感到无地自容。陈超将会怎样向省里汇报？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。他相信，陈超是不会饶过他的。在他看来，陈超在政治上一直把

他当成一个劲敌——这个大名鼎鼎的站长，到如今还不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呢，他随时都在防范被别人取而代之，赵波这个预备党员不正是他防范的对象吗？这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这次事故正是他对他发泄不满的时候，而且是名正言顺的发泄，还可以添枝加叶地借题发挥，说他不安心在喇嘛山工作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起带头作用，不是知难而上，而是知难而退，根本不够一个党员标准……如果向省领导作通天的汇报，一定会闹个惊天动地。那后果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党员资格、工作调转、韩星的爱情……想到这一切，他不寒而栗。他又看一眼坐在那里草拟汇报材料的陈超，那一脸黑茬茬的倒竖着的连鬓胡子，像无数颗锋利的钢针冲着他。这，刺伤了他的自尊心。作为一个预备党员，他感到受了污辱。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这个长着一脸连鬓胡子，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劳动服，被称为喇嘛的站长，二十年前也是水电学校毕业的学生。说起来，要算赵波的一个老校友呢。在赵波看来，他在这里埋没了自己的青春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和爱情。赵波既瞧不起他，又有点可怜他。在他的身上，他得到多少启发呀。而现在，赵波竟然感到遭到了他的冷眼和凌辱，他受不了，由害怕变为气恼，愤愤地想：“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党票不要到头。我可不能像你一样，——跟阿Q似的，窝窝囊囊地当了二十年喇嘛……”

陈超拟完汇报材料，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他想到早晨赵波曾说头晕，也许问题出在这里，因此他问赵波：“你还不舒服吗？”那语气像是关心，又像是责备。因为在陈超